

馬克思 恩格斯  
列寧 斯大林

# 論婦女解放

馬克思 恩格斯  
列 寧 斯大林

# 論 婦 女 解 放

人 民 出 版 社

一 九 五 三 年 · 北 京

出版者說明

本書選輯了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中有關婦女解放問題的論文、報告的全文或摘錄，共十二篇，係根據中華全國民主婦女聯合會籌備委員會一九四九年所編「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論婦女解放」一書改編而成。

# 目 錄

馬克思恩格斯論資產階級的家庭

(摘自「共產黨宣言」)

列 寧：蘇維埃共和國女工運動的任務

(一九一九年九月二十三日在莫斯科全城第四屆非黨女工代表會議上的演講詞)

列 寧：蘇維埃政權與婦女的地位

列 寧：國際勞動婦女節

(一九二〇年)

列 寧：國際勞動婦女節

(一九二一年)

列 寧：給勞動婦女們

列寧：論自由戀愛 ..... 二六

(給伊妮莎·阿爾曼的信)

列寧論婦女怎樣才能從家庭瑣務之下真正解放出來 ..... 三六

(摘自「偉大的創舉」)

斯大林：國際婦女節 ..... 三九

斯大林：迎接第一屆女工農婦代表大會五週年 ..... 四一

斯大林論集體農莊對婦女解放的作用與意義 ..... 四五

(摘自「在第一次全蘇聯集體農莊突擊隊員代表大會上的演說」)

斯大林論勞動婦女積極參加社會生活是國家文化水準增長的標誌 ..... 四七

(摘自「在第十七次黨代表大會上關於聯共(布)中央工作的總結報告」)

## 馬克思恩格斯論資產階級的家庭

——摘自「共產黨宣言」

資產階級在凡是它已達到統治的地方，都把所有封建的，宗法的和醇樸的關係一一破壞了。它無情地斬斷了那些把人們繫纏於其「天然尊長」的複雜封建羈絆，它使人與人之間除了赤條條的利害關係之外，除了冷酷無情的「現金交易」之外，再也找不出什麼別的聯繫了。……

資產階級撕破了家庭關係上面所籠罩着的温情脈脈的紗幕，並把這種關係化成了單純金錢的關係。①

現代的資產階級的家庭是建築在什麼東西上面的呢？是建築在資本上面，建築在私人發財制度上面的。這種家庭底完備發展形態只有在資產階級中間才存在着；而它的補

① 馬克思恩格斯合著：「共產黨宣言」，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二年版，第二五、二六頁。

充現象却是無產者底被迫獨居生活和公娼制。

資產階級的家庭當然是會隨着這種補充現象消逝而消逝的，兩者都是會隨着資本底消滅而消滅的。

也許你們責備我們，說我們想要廢除父母對於兒女的剝削麼？我們甘願承認這種罪狀。

但你們却硬說我們用社會教育代替家庭教育就是想要消滅人們所最重視的關係。

難道你們的教育不是由社會來決定的麼？難道它不是由你們藉以施行教育的那些社會關係來決定的麼，不是由社會經過學校等等實行的直接或間接干涉來決定的麼？共產黨人並不臆造出社會對於教育的影響；他們只是要想改變教育底性質，只是要想使教育擺脫統治階級底影響。

無產階級中間所有一切家庭聯繫越是因大工業底發展而陷於破壞，他們的兒女越是變成簡單的買賣對象和勞動器具，則資產階級那一套關於家庭和教育，關於父母和兒女間溫存關係的大話，也就越發令人聽來作嘔。

但你們共產黨人是想要施行公妻制的呵，——資產階級異口同聲地向我們這樣叫

喊道。

資產者是把自已的妻子不過當作一種生產器具看待的。他們聽說生產器具要供公共使用，所以他們當然也就不能不聯想到婦女也會遭遇着同樣的命運。

他們連想也想不到，問題正在於要消除使婦女成爲不過是一種生產器具的那種情況。其實，我們的資產者聽說共產黨人似乎主張正式公妻而表示出高尚道德的恐懼神情，是再可笑不過的了。公妻制無須共產黨人來施行，因爲它幾乎是向來都有的。

我們的那些資產者不以他們工人底妻女受其支配爲滿足，更不必說公娼制，並且還以互相誘姦妻子爲其特別的樂事哩。

資產階級的婚姻在實際上乃是公妻制。所以至多也只能責備共產黨人，說他們想用正式的，公開的公妻制來代替僞善地掩蓋着的公妻制。可是當現代的生產關係一旦消滅的時候，則從這種關係中產生的公妻制，即正式的和非正式的娼妓制，當然也會隨着消滅的。①

① 馬克思恩格斯合著：「共產黨宣言」，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二年版，第三九—四〇頁。



## 列寧：蘇維埃共和國女工運動的任務

——一九一九年九月二十三日在莫斯科全城  
第四屆非黨女工代表會議上的演講詞

同志們！我非常快樂地慶祝這次的女工代表會議。我不打算講到那些關於麵包和我們軍事形勢的問題了，自然，這些問題在目前是使勞苦大眾當中每個女工和每個覺悟的人都最受激動的。因為我從報紙上關於你們大會的報告中知道，這些問題，在這兒，在軍事方面，已由托洛茨基同志詳盡地講過了，在麵包方面，已由雅可夫里夫與史維德爾斯基同志詳盡地講到了，所以讓我不要提到這些問題了。

我只想關於蘇維埃共和國內女工運動底一般任務，即與一般過渡到社會主義問題有聯繫以及在目前特別迫切地提到第一位的那些任務，稍微講幾句。同志們，關於婦女地位問題，一開始時就被蘇維埃政權提出來了。我以為凡向社會主義過渡的工人國家底任

務將有兩種，這一任務底第一部分，是比較簡單而容易的，它是和那些把婦女置在與男性不平等地位的舊法律相關聯着的。

很久很久以前，西歐一切解放運動底代表者，不僅在幾十年間，而且在幾個世紀裏面就曾經提出了取消這些陳舊法律，而在法律上使婦女與男性平等的要求；但是沒有一個歐洲民主國家，沒有一個最先進的共和國能夠實現這一要求，因為凡存在着資本主義的地方，凡保存着土地私有制、保存着工廠作坊私有的地方，凡保存着資本政權的地方，男子是享有特權的。在俄國，所以能夠做到這一點，就只是因為從一九一七年十一月七日（舊曆十月二十五日）起，在這裏建立了工人政權。蘇維埃政權從最開頭起，就以當作敵視任何剝削的勞動者政權而存在一事為自己的任務，它是以消滅勞動者受資本家地主剝削的可能性、消滅資本底統治為自己的任務的。蘇維埃政權所力謀達到的，就在於使勞動者去建設自己的沒有土地私有制、沒有工廠作坊私有制，一句話，沒有這樣一種私有制的生活；這種私有制，在全世界任何地方，甚至在充分的政治自由之下，甚至在最民主的共和國裏邊，在實際上曾把勞動者置於貧困與僱傭奴隸制底地位，而將婦女置於雙重奴隸制底地位。

蘇維埃政權乃是勞動者底政權。在它存在的最初數月，在關於婦女的立法上，就進行了最果斷的改革。那些將婦女置於服從地位的法律，在蘇維埃共和國裏沒有留下一點兒痕跡了。我所說的，是關於那些特別利用婦女的較弱的地位而把她們置於不平等甚至往往置於屈辱地位的法律，亦即關於離婚和私生子的法律、關於婦女向子女的生父要求兒女贍養費權利的法律等。

正是在這一方面，資產階級的立法，可以說，甚至在最先進的國度裏邊，也利用婦女底比較弱小的地位，將她們置於不平等乃至屈辱的地位；正是在這一方面，蘇維埃政權，則徹底消滅了舊的、不公平的、對於勞苦羣衆代表者不堪忍受的法律，未讓它留下一點兒痕跡。現在我們可以十分驕傲而絲毫不誇張地說，除了蘇維埃俄羅斯以外，世界上沒有任何國家實行婦女完全平等、不將婦女置於屈辱地位；而這種地位在日常的、家庭的生活里特別感覺得到。這就是我們頭等的和最重要的任務之一。

如果你們有機會同那些仇視布爾什維克的政黨接觸一下，或者如果你們把高爾察克或鄧尼金所佔領的區域內所出版的俄文報紙看一下，或者同贊成這些報紙觀點的人談一談，那末你往往就會聽到他們對蘇維埃政權的誣衊——說它破壞了民主。

人們經常指責我們蘇維埃政權底代表者，布爾什維克共產黨員和蘇維埃政權底擁護者，說我們破壞了民主，他們提出蘇維埃政權解散立憲會議一事，作為這一誣蔑底證據。我們平常對這些指責答覆如下：在土地私有制存在之下，人與人之間不是平等的，凡擁有資本的是主人，而其餘的人，都是他的勞動者，都是他的僱傭奴隸，在這樣的情形下所產生的民主和立憲會議，對於我們是毫無價值的。這樣的民主，甚至在最先進的國家裏，也都是掩蔽奴隸制的。我們社會主義者，只有在民主可以改善勞動者與被剝削者地主的範圍以內，才是民主底擁護者。社會主義在全世界上，是以反對一切人剝削人的現象為自己的任務的。凡給被剝削者、給被置於不平等地位的人們服務的那種民主，才對我們有着真實的意義。假使不勞動者被剝奪了選舉權，那才是人與人之間的真正的平等，不勞動者是不應當吃飯的。

我們在答覆這些指責時，應當這樣提出問題，就是在某個國家裏民主是如何實現的？我們的一切民主共和國裏看到，名義上是宣佈了平等，但在民法和關於婦女地位的法律上——就婦女在家庭裏所處地位，就離婚來說——我們處處都看到了婦女底不平等地位與受屈辱，我們說，在對被壓迫者的關係上這正是破壞了民主。蘇維埃政權比其餘

一切最先進的國家，都更徹底，它實行了民主，在它的法律上沒有留下一點兒婦女不平等底痕跡了。我再重複說一句：沒有一個國家，也沒有一個民主的立法，對婦女會做到像蘇維埃政權在其存在底最初數月中所做底一半。

當然，僅僅一個法律是不夠的，我們並不以我們在立法領域以內所說的爲滿足。但是在使婦女地位與男子平等上所要求於我們的一切，我們却都已經做到了，我們是可以此自傲的。現在蘇維埃俄羅斯婦女底地位是這樣的，就是從最先進國家的觀點看來，它是最理想的了。不過我們對自己說：自然，這還不過是開步走罷了。

在婦女從事於家務之下，她們的地位始終是受壓迫的。要使婦女達到完全的解放和與男性底真正平等，則需要社會經濟，需要婦女參加一般的生產勞動，那個時候婦女將會站到同男性同樣的地位。

當然，這裏所說的，不是指在勞動底生產率上、在勞動底份量上、在工作日底長短上、在勞動底條件上，……使婦女與男子平等起來等等而言，而是指婦女不受與男性不同的經濟地位之壓迫而言。你們都知道，甚至在完全平等之下，婦女底這種事實上的被壓抑情形依舊是存在着的，因爲一切家務都是放在她們身上的。婦女所操作的這種家務，

大抵都是最不生產、最粗野、最艱苦的。這是一種瑣碎細小、本身不包含有任何可以促進婦女發展的東西的勞動。

我們抱着社會主義的理想，我們是要為完全實現社會主義而奮鬥，這裏對於婦女便開闢了一個很大的工作場所。我們現在正在鄭重地做着為社會主義建設清洗地盤的準備工作；而這種社會主義社會底建設本身，只有在我們做到婦女底完全平等，而與解除了這種瑣碎的、愚鈍的、不生產的工作的婦女一道擔負起新工作的那個時候，才會開始的。這一工作要使我们花費好多好多年的光陰。

這一工作是不能給與迅速的結果，也不會產生顯著的效果的。

我們正在創辦模範機關、食堂、托兒所，這些機關可使婦女從家務之下解放出來。正是婦女應比任何人多擔負起建設所有這些機關的工作。應當說，現在在俄國能够幫助婦女脫離這種家庭奴婢狀態的這樣的機關還是很少的。它們只有微少的數量，目前蘇維埃共和國所處的條件——軍事的與食物的條件——關於這些，別的同志在這裏已經給我們詳細說過了——是在阻礙着我們在這一方面的工作。然而，仍應當說，這些可把婦女從家庭奴婢地位拯救出來的機關，到處都發生了，只要這些地方稍有一點點可能的話。

我們說，工人底解放應當由工人自己來進行的。同樣，我們應當說，女工底解放也應當由女工自己來進行的。女工自己應關心這些機關底發展，婦女底這一活動，可以使她們在資本主義社會裏的舊地位發生完全的轉變。

要從事政治，在舊的資本主義社會時代，需要特殊的準備，因此婦女底參與政治，甚至在最前進和最自由的資本主義國家裏也是微不足道的。我們的任務，就在於使政治成爲每個勞動婦女所可達到的事情。自從土地與工廠底私有制被消滅及地主與資本家底政權被推翻的時候起，政治底任務，對於勞苦大眾與勞動婦女，便成爲簡單、明瞭、及人人可以達到的事情了。在資本主義社會裏，婦女曾被置於這樣的無權無利的地位，就是使得她們底參加政治，同男性比較起來，實在微不足道了。爲了使這種地位轉變過來，則需要勞動者底政權，——那個時候，政治底主要任務將構成與勞動者本身命運直接有關的一切事情了。

這時，不僅黨的與覺悟的女工，就是非黨的與最不覺悟的女工，其參加政治都是必要的了。這時，蘇維埃政權便對於女工開闢了一個廣闊的活動場所。

我們反對敵視蘇維埃俄羅斯的力量（這些力量正在大舉進攻它）底鬥爭，是很艱苦

的。在軍事方面我們與以戰爭來反對勞動者政權的那些力量底鬥爭，在糧食方面反對投機商底鬥爭，都是很艱苦的，因為誠心誠意地以自己的勞動來幫助我們的人們之數目，即勞動者數目，還是不够大的。在這兒，蘇維埃政權對於廣大的非黨的女工羣衆底幫助，最爲重視。她們應當曉得，在舊的資產階級社會裏，要參加政治活動，則非有複雜的準備不可，而這正是婦女所不能做到的。但是蘇維埃共和國底政治活動，其主要任務是同地主、資本家作鬥爭，爲消滅剝削而鬥爭，因之，在蘇維埃共和國裏，給婦女開闢了政治活動的場所，這個活動就在於婦女以其組織者的才能來幫助男性。

我們不僅需要包括數百萬人的大規模的組織工作，我們也需要極小規模的使婦女也有工作可能的組織工作。婦女在軍事條件之下亦可工作，那時她們可以幫助軍隊，在軍隊中間作鼓勵工作。婦女應當積極參加所有這些工作，爲的使紅軍可以看到，對於他們是在關心着，是在照料着。婦女在糧食方面也可以工作，——如分配生產品，改善羣衆食物、發展那種現在在彼得格勒廣泛在創辦的公共食堂。

女工底活動，在那一方面都可以獲得真正的組織意義，便如上述。在創立大規模的試驗企業和對這些企業的監督上，婦女底參加也是必要的，爲了可以使我們的工作不至於



成爲孤立的工作。如果沒有大量勞動婦女底參加此項事業，那它便不會完成了。而且，就監督生產品底分配以及監督生產品底易於供給兩點說來，女工担負此項工作也是很適宜的。這一任務，對於非黨的女工是完全可以勝任的，同時這個任務底實現首先將會促進社會主義社會底鞏固的。

自廢止土地私有制及幾乎完全廢止工廠作坊底私有制以後，蘇維埃政權便力謀使所有勞動者——不僅黨的，而且非黨的；不僅男性，而且婦女——都參加這種經濟建設。這個由蘇維埃政權所開始的工作，只有在全俄國，不是數百個婦女，而是千百萬婦女參加這一工作的時候，才能够向前推進的。那個時候，我們相信，社會主義建設事業，便牢不可破了。那個時候，勞動者會證明，他們沒有地主與資本家，也是能够生活，能够管理的。那個時候，俄國的社會主義建設，便鞏固如金湯，這樣蘇維埃共和國對於任何別國底外部敵人和俄國內部的敵人，都不害怕了。

刊載於一九一九年九月二十五日「真理報」第二一三號

原文見「列寧全集」，俄文版，第四版，第三十卷，

第二二——二八頁